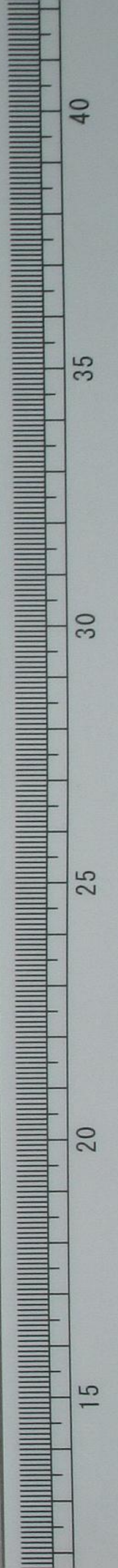


大
替
録

四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81
4





獻替錄卷六

後學 萩原裕錄評



楊萬里進兵制歛散之說疏

原集收論兵策今從名臣奏議

淳熙中軍制弊壞兵多虛冗邊將或因而利之專

事欺罔萬里上此疏

臣聞天下之兵必有所歛有所散有所歛所以集天下有
○從○古○兵○愈○多○者○力○愈○弱○瀛○海○之○兵○莫○多○於○漢○亦○莫○
○弱○於○漢○莫○少○於○西○夷○亦○莫○強○於○西○夷○要○皆○從○歛○散○二○字○
○出○
○方○今○明○歛○散○之○說○者○莫○若○
○洋○夷○
 不強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歛散之說而兵制無遺
 策矣臣請言歛者之說古之為歛者處其一今之為歛者

010190616865

處其三何謂一。蓋三代之兵出於農。此所謂一也。兵出於古也。然可用之於古而不可用之於今也。蓋三代之時。內守以諸侯。外守以四夷。無敵國之兼并。無匹夫之崛起。故其兵以心而不以力。以義而不以詐。其所以為勝者。非後世之勝也。以吾之仁勝彼不仁。以吾之義勝彼不義。不待行陣而勝負決矣。故所謂一者。古可用也。何謂二。曰。召募子弟。曰。盜賊。此所謂三也。然古雖未用。今不可不用也。今夫兩軍相當。詐力者勝。則夫三者之兵。不可以不用也。非惟不可以不用。亦不得不用也。以一鄉觀之。良民者。步軍之制。亦有見於此。極為良法。誘之為非。固有所不敢。而強之以戰鬥之事。則亦沒世而

1881-4

不能黠民者。放之則其竊發有所不可制。而收之以為兵。則其為用亦不少。今欲棄其為用而不少者。而強其沒世。而不能者。無乃交病也歟。且黠民不收之以為兵。其肯老死而不動乎。抑將猖狂潰冒。以至於大亂也。夫與其至於大亂。孰若收之以為吾用哉。何則。收之以為吾用。則其猖狂者不施之於我。而施之於敵。其不肯老死者。不用之於姦慝。而用之於功名。此駕馭姦雄之至術也。臣請復言散之之說。有實未嘗散。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何謂冗。蓋老壯之相去。至於相十。勇怯之相遠。至於相百。而吾

則一之是則一軍之士絕多補少而計之食者十而兵者
此尤兵家所
 十之三四也無事則蠹國而有事則敗事朝廷亦何便於
 此也此冗兵實不散而宜散者也何謂虛蓋其名存其人
 亡其人亡其食存死者也而其籍則生也逃者也而其籍
 則居也未嘗募而至也而其籍則已募也彼執籍以責吾
 食而吾亦按籍以餽之食一軍之士而子虛烏有之徒居
 其十之三四焉是故縣官有實費而無實兵主將無實兵
 而有實利主將則利也縣官利乎哉如是而國不貧民不
 病者無之此虛兵實散而名不散者也今朝廷召募之法
 行故鄉里之黠民有所收子弟之軍用故營壘之黠者有

所泄盜賊非大惡者不殺而貫之以為軍故山林之匹夫
洋夷乃雖死刑亦不殺以編船隊蓋船為國固
 不至於為亂教而擇之將皆卓然可用此歛兵之至計也
歛而不散不湛浩費勢必廢歛故歛散勢之必相因者
 朝廷既行之矣雖然猶有可散者臣願朝廷每歲不測遣
 侍從臺諫一人忠而有望者出諸軍行視而檢押則虛冗
 之弊可以少革也蓋行視必於教閱之地而檢押必於司
 籍之人何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見而教閱之地
 亦可以驟見焉至其死生亡存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司
 籍之人則彼莫不知也從其可驟見者而沙汰焉從其莫
 不知者而開之以首實待之以賞罰焉則冗者何患於不
 散而虛者何敢以復存哉去冗去虛而實兵見矣此散兵

之至計也。夫典兵在久，用兵在術，練兵在法。臣結句醒人之所謂飲散者，是則練兵之法也。

謹案：本朝從來兵制，亦不無冗散之弊。以一旅之軍言之，勝兵選鋒，往往不過三百名，故兵常寡而餉常多。考洋夷各國軍額，一拔隊龍之衆，便有一拔隊龍之兵。一烈競緬屯之衆，便有一烈競緬屯之兵。皆勝兵選鋒也。故兵常多而餉常寡。以英夷之倔强而海軍止一十七萬，既已雄視寰瀛，是知兵在精不在多也。曉歛散之說者，其於兵事蓋思過半矣。

又曰：試考宋代兵額，藝祖兵最强，而三十七萬有奇爾。

後世增至仁宗，遂有百有二十五萬，而禁軍居八十二萬。英神哲徽循為定制，逮南渡後，以東南半壁養兵，百有六十萬，倍蓰舊額，而軍益不競。故蘇氏、胡氏論兵，莫不以去冗存精為口實。大抵兵愈多者，力愈弱，餉愈多者，國愈貧。知所以反之之術，便知所以救之之方。即此疏是也。

楊萬里請邊地置鄉兵疏

臣聞計天下者不可以狃於利亦不可以懲於害狃於利而必為者害至而不思懲於害而必不為者利必有所遺議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也民樂於為農而不樂於為兵奪其所樂而強其所不樂時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為兵非其習也守則潰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害彼見石晉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擾民見石晉置兵謂之天威軍者竟不可用而罷是以曰敗事知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也今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於安地者以危地為懼而生於

達於民情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為慕內地之民仰父俯子安居暇食至有老死不至州縣不識官吏者況於兵革乎邊地之民則不然寇來則支不支則移寇去則歸夫曷不遂徙以避而何樂於歸也非樂也勢也故夫鄉兵者臣以為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為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為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掘冢墓激齊人而破強燕周德威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祖宗以河北鄉

兵而備北虜。蓋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為守也。夫人自為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為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為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為兵也。彼石晉者，欲舉鄉兵而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臨危，必不肯違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石晉之不可用，併與其有用者棄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為隴西諸郡迫近羗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迫於夷狄，而民習於戰。

不敵衝謂全國迫於夷狄亦可讀至此一懼一喜
 備則何地不山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兵於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蹀血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為兵，以楮為甲，而周師屢為所敗。唐地多為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於主，而猶能拒敵，况愛其主者耶。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於邊地者，決不可自官行之。官

勢不免。督責催迫。故曰擾之。然顧所以行之之法。何如。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耳。不必曰決不可自官行之。知其所窺。使緣准郡縣。不禁土豪之聚眾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強者。禮而厚之。時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於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南下也。

鄉兵是唐府兵之制。原管子遺意矣。府兵籍名於官。農隙演武。有警則戍。無事則畊。而天下無屯駐饋餉之費。後之言兵者多便之。蔡忠惠韓魏公蘇文定皆建此議。迨安石保甲行。而天下遂懲於害矣。要之保鄉井。戀室廬。顧墳墓。是民之情也。然挾威強人。則雖良制亦必駭。

物情。今此疏所建。因民情。諦地勢。酌古今。便公私。矣。方今沿海千里。各處賊衝。當禦侮之責。苦控馭之方者。邊地之鄉兵。未必無裨補。或曰。令甲農不許演武。儲兵若破之。則兵農無別。農或生驕驚之心。曰。民兵之法。凡係殺器者。臨警輒給。演武輒給。平常嚴禁。佩寸鐵。則有何不可。故今日之鄉兵。不得不自官行之。官行之則號令紛一。私行之則規律疏略矣。

楊萬里因災異論時事疏

淳熙十二年臨安地大震有詔求言乃上此疏。
○客○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也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奸也大矣昔者賈誼陳治安之策有厝火積薪之喻此文帝最盛時也蘇洵獻審敵之策有弊船深淵之喻此仁宗最盛時也西漢之文帝本朝之仁宗何君也後世堯舜之君也以後世堯舜之君而二子有積薪弊船之喻何也臣故曰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也今則不然南北和好逾二十年一旦絕使虜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復困於

柔然之禍既而皆不驗或者曰彼將畏我或者曰彼不敢圖使果畏我而不敢圖乎道塗相傳繕汴京之城池開海州之漕渠又於河南北發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又於南之海舟入彼之內地葺而新之其意甚秘其禁甚嚴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今夫千金之家有巨盜焉日夜磨厲以圖行劫而奪之貨為千金之子者方且外戶不閉般樂飲酒處之以坦然可也無其備而處之以坦然可乎而說者以為畏我且不敢圖我也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一也或以謂老胡北歸可以為中國之賀臣以為中國之憂正在此也何也昔者逆亮之南侵也

○案○要○全○在○此○
○後○段○十○項○從○此○一○句○攤○開○出○來○
○文○帝○仁○宗○而○有○積○薪○
○弊○船○之○喻○則○後○代○便○是○坐○烈○燄○覆○舟○之○中○而○言○矣○自○若○
○也○陳○臥○子○所○謂○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者○亦○不○
○可○謂○甚○

○今○之○虜○不○如○此○狹○

○金○世○宗○去○汴○京○遷○燕○都○

空國而盡銳於一舉。不知夫此胡棄其虛而奪之國。今此胡之北歸。蓋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是胡將欲南之。必固北之。北之者何。或者以身填撫其巢。而以其離與堦。經營其南也。而說者以謂可以為中國賀。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有淮所以有江也。淮苟無矣。安得而有江哉。吾果棄淮乎。虜以兵居之。居之而不。去近則通泰之鹽利。為彼所據。將無以給吾之財用。遠則吳蜀之形勢。為彼所裂。將無以通吾之脈絡。蓋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

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三也。陛下近日之舉。亦可觀矣。如曰舉邊帥。如曰舉都統。其說是也。其意未也。何者。今淮之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將使宰相擇之乎。抑將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至於都統。則令侍從勿以見任。而必曰未顯者。是求他日之將才。而非求今日之將才也。舉者得以塞今日之責。受舉者得以逃今日之責。是上下相與為偷而已。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

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尚收其海舟而繕治之。至於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吾之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自紹興辛巳。南北之戰。今幾年矣。當時山東之功采石之戰。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馬而已。當時之舟。勝則勝矣。今幾年矣。素具之舟。其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也。易曰。除戎器。戒不虞。聖人豈不知其擾哉。夫固有大於擾者也。而曰素具。又曰憚於擾。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五也。大抵天下之事。有緩急。當周公相成王之時。

其急在於膺戎狄。當宣王中興之時。其急在於伐獫狁。當今之時。陛下以為何等時耶。金虜日逼。疆場日憂。而未聞防金虜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虜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異。相傳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王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

於春日載陽和氣播物復有雨雪殺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乃五月庚寅又有戊夜地震者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動輦轂陛下豈得不信乎信之矣豈得不懼乎臣聞匡衡云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曷謂陽曰君也德也中國也君子也曷謂陰曰臣也兵刑也夷狄也女謁近習也今也日而無光春而雪寒地而動搖其為陰之咎徵也昭矣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謹按國史本朝

宣和五年十月京師地震未幾有粘罕寇汴京之役紹興三年八月行在所地震未幾有金虜寇淮甸之役宣和遇我而恬不知懼我是以有靖康之禍光堯知變而詔求直言我是以有韓世忠劉光世之捷此近事之驗也不必遠稽之上古也今或者謂天變不足畏地震不足畏陛下胡不引宣和紹興之事而觀之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一方有旱則民之流徙者相續道殣者相枕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不應靜而無事切中事尚未知所以賑之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仰以為資耶昔者

漢之伐匈奴必實塞下之粟伐先零以糴湟中之粟今也
倉廩府庫非徒無餘也且不足也而或者以為無足慮臣
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
貨所謂貨者今之錢幣是也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近
習閹宦權貴將相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積而不洩
滯而不流至於百姓三軍之用則惟破楮券爾一旦緩急
破楮券可用乎當是之時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糶食
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之
大憂實在於此而或者曰楮券可以富國臣所謂言無事
於有事之時者九也臣聞善為備者備兵不若備糧備糧

不若備人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
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
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
韓世忠此金虜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蚤死張栻可用
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
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耶而或者謂今日
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
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未聞其人
如古之名將某人如古之名相是有車而無軾有言而無
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

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之能否，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見其成事幸矣，萬一見其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郝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敗。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待用而後見也哉？而今之說者曰：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才用而後見，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悟，勿於聖德用十。二勿字看他老婆心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懼哉，勿以臣下之苦

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夷狄仇讐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而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倖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平居無事常

若敵至。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戒心。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若甚者陰雨既至尚不知撤曰。陰雨既至而後徹桑土。則伊尹周公孫武穰苴亦不能為矣。雖然天下之事有本非是。獻替第一義根有枝葉。如臣前之所陳者皆枝葉而已。所謂本根。臣請誦之。臣嘗讀三國志。見杜恕上疏於魏明帝。臣以為深有當於人心者。如曰。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又曰。今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又曰。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爾。又曰。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恕之意。蓋謂人主不可以自

用。而人臣之不忠者。幸於人主之自用。人臣不可以不任責。而人臣之無能者。患於己之任責。細故小物。而人主自用。人臣不任責。若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臣聞之。易曰。乾為君。乾之道何道也。代自終者。坤也。行水火山澤雷風之用者。六子也。乾何為哉。君道亦然。故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自堯舜至於文武。罔不行此道。自六經至於語孟。罔不講此言。惟漢之晁錯。以為不然。爾其說曰。人主不可以不知術數。夫以孝景恭儉之資。去成康不能以寸。然德減於孝文。變生於七國。錯實誤之也。陛下之聖。舍已如舜。從

諫如湯。毋我如孔子。無可無不可。如漢高帝。而太平未致。中興未開。夷狄寇讎。若未有以備之者。得無有如晁錯者。惑聖聽而誤聖心者乎。傳曰。木水有本源。陛下聖學高明。惟思其所以本源者。

通篇十二節。節說得中。察窾首二節。先言人心之泄沓。三四節言扞禦形勢。邊任選舉。五節至十節。或言勞擾不可憚。或言恬嬉甚可歎。或言災異可省。或言儲侍不足。或言鈔幣之害。終之以養才無素。而結局格非上矣。感慨可掬。

獻替錄卷六

獻替錄卷七

後學 荻原裕錄評

辛棄疾美芹防微

孝宗時棄疾上禦戎十論。名曰美芹。曰審敵。曰察情。曰觀釁。言女真之不足深慮。曰自治。曰守淮。曰屯田。曰致勇。曰防微。曰久任。曰詳戰。言宋之所當經略。此獨錄防微。

臣聞昔者楚申公巫臣嘗教吳乘車射御。而吳得以逞。漢中行說嘗教單于母愛漢物。而漢有匈奴之憂。臣為今日

慮者非以匹夫去就。可以為朝廷重輕。蓋以為泄吾之機。○腦○足以增虜人之頡頏耳。何則科舉不足。以盡籠天下之士。○况○曾○無○科○舉○收○才○之○制○而○而爵賞亦不足。以盡縻歸附之人。與夫逋寇窮民之無所歸。若冤報恨之無所泄者。天下亦不能盡無竊計其中。亦○世○吾○之○機○者○必○在○此○輩○有傑然自異。而不徇小節者矣。請試言其大者。逆亮之南寇也。海道舟楫。則平江之匠實為之。淮南惟秋之防。而盛夏入寇。則無錫之士實甚之。剋敵弓弩。虜所不支。今已為之殿司之兵。比他卒為驕。今已知之。此數者。豈小事哉。如○漏○軍○器○不○足○言○泄○國○機○真○可○畏○聞皆其北歸之人。叛軍之長教之使。然且歸正軍民。或激○策○同○于忠義。或迫于虐政。故相板來歸。其心誠有所慕也。前此

陛下嘗許以不遣矣。自去年以來。虜人間以文牒請索。朝廷亦時有曲從。其間有知詩書識義分者。如解元振輩。上章請留。陛下既已旌賞之矣。若俗所謂泗州王等輩。既行之後。得之道路。皆言陰通偽地。教其親戚。訴諸虜庭。移牒來請。此必其心有所不樂於朝廷者。若此曹。雖闖礪無能。累千百數。舉發以歸之。固不足。邇然人之度量相越。智愚不同。或其中亦有所謂傑然自異者。患生所忽。漸不可長。臣願陛下廣含弘之量。開言事之路。許之陳說利害。官其可採。以收拾江南之士。明詔有司。時散俸廩。以優卹歸明歸正之人。外而勅州縣吏使之蠲除苛歛。平亭獄訟。以紓

其逃死蓄憤無所伸愬之心。其歸正軍民或有再索而猶言願行者。此必陰通偽地。情不可測者。朝廷既無負于此輩而猶反覆若是。陛下赫然誅其一二。亦可以絕其奸望。不然縱之而不加制。玩之而不加卹。恐他日萬一有如先朝張源吳昊之西奔。近日施宜生^{本名達}之北走。或能馴致邊陲意外之擾。不可不加意焉。

通篇著眼只在泄吾之機。是增虜人之頡頏一句。吾一舉一動。虜即知之。此豈細故哉。虜之營事事繫大計。不吝小利。長於利誘。故無知貪民。無聊奸細。率墮其籠罩。小者賣情。大者鬻計。其尤甚而負小才者。遂為敵用。篇

中所云。屈巫中行說施宜生之類。即是也。者。舊續聞曰。施達少負才。有詩名。建炎間為潁州教官。後陷賊黨。被逮。手刃獄卒。奔金。改名宜生。仕至中書舍人。入翰苑。後充賀正使。來江南。倨慢甚。

項安世乞省宮掖疏

寧宗即位元年安世上此疏。

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巧外此乃夷虜馴僧之術耳比較法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內外羣臣有司其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官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

知其為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給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三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若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嬪嬙官寺陛下事也官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官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灾可活也國力自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為也

建炎以還。以東南半壁小朝廷。而邊圉多虞。事局紛更。經費之浩夥。已不待言。而冗官冗兵。冗役冗費。愈出愈廣。无微不至。止朝端之上。尚忼惘。因循弗嘗。思忍痛更張。以振積懦。國力如何。其不窮且弱哉。李心傳曰。國租比唐既七倍。而夏秋三稅。又用其十矣。是勢爾。民口如何。其不罄罄哉。猶且支強虜。至百餘年之久者。特賴天理人心之未泯滅耳。

華岳乞斬韓侂胄書

岳武學生也。寧宗開禧中。侂胄當國。引群奸開邊。舉岳上此書。請斬侂胄。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貶管建寧。

臣聞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闕聞籍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右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

賞。睥。睨。神。器。窺。覘。宗。社。日。益。炎。炎。不。敢。嚮。邇。此。外。患。之。居。第一。針。
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庸。瑣。之。資。請。媼。師。且。驟。入。政。府。者。蘇。侂。胄。黨。
有。以。諛。佞。之。資。阿。附。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耻。侂。胄。蒙。師。
貪。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弟。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
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第二。針。
無。謀。倪。僕。倖。杲。諸。郭。之。膏。梁。無。用。諸。吳。之。恃。寵。專。僭。諸。彭。
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友。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
瘡。痍。士。氣。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
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剜。膏。刻。血。包。苴。侂。胄。以。致。通。
顯。飢。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

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為。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第三。針。
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閤。第四。針。
魯。誼。之。貢。子。為。郎。富。官。之。庸。駑。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第五。針。
者。也。蘇。師。且。以。穢。吏。冒。節。鉞。牙。儉。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
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
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
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
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且。周。筠。是。吾。有。三。中。國。
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

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馮陵吾之宗廟社稷乎
曾謂一家之中自為秦越一舟之中自為敵國而能制遠
人乎比年軍皆培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
姓自畔其守令家自為戰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
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
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
地顧不外用其心歟臣嘗推衍兵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
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臨荆楚始擊蜚符旁臨甌
粵青門直使交次于幽冀黑殺黃道正按于燕趙考之成
法主筭最短兵以先發為客後發為主自太歲乙丑至庚

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儻其畔盟犯義撓我疆場至
於事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為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
首事倡謀則將帥內睽士卒外畔肝腦萬民血刃千里此
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懟馬政不講
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餽糧不豐形便不固山砦
不修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運餉千里而師出無功不
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舉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
外患吾中國之外患既已除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
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
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

然則亂臣賊子。毀冕裂冠。哦九錫隆恩之詩。恃貴不可侔之相。私妾內姬。陰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生之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於此。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迫於身。權出於人。俛首待終。何臍可噬。事之未。然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梟臣之首。風遮四方。以為天下欺君罔上者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奸臣內畔。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為不齒之民。

外患內憂。倚伏相生。循環無端。有由內憂而引外患者。趙宋建炎開禧之禍是也。有由外患而釀內憂者。朱明

萬曆崇禎之變是也。要之內有釁而後外邪得入焉。內憂固外患之因也。外患既棘而內憂亦從興。是此疏之所以先言內憂也。

真德秀請定廟謨一羣議疏

理宗端平初與蒙古合兵滅金中原荒墟於是三
京收復之議興輿論紛紛遂入汴復洛蒙古怒大

舉東下宋師潰而還德秀時在翰垣上此疏

臣竊惟今日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決羣臣不可無相濟之

和自頃偏師失利陛下特發英斷薄責帥臣姑令以功贖

過蓋得秦穆用久之意而置司子泗密邇東淮仰窺聖筭

沉深嘿悟進取之難漸為收斂之計大臣至公無我不膠

先入之言從容回斡蓋有不可曉然示人者然臣尚慮將

帥恥於無功或云洛陽雖失東南之兩都自如或云虜將

卷七

八

已斃河南之戍兵盡去或又謂韃有內變未能報東門之

師凡若是者若可喜而實未然也昨者洛邑之屯望風輒

遁汴睢之守其能堅乎一將雖亡豈無他將戍兵暫去寧

保不來惟幸內變之或然則可牽制而未動然犬羊多詐

每能以此誑人方粘罕聚眾來南亦有林牙復興之報若

廟朝不審遽信所聞猶豫之間計不早定必待敵至然後

圖之則遲緩未免失機倉猝不及審慮臣所以謂廟謨不

可無一定之決也比者更張以來登朝衆彥將追元祐之

風而羣賢持論頗有不_一之患故兵議既興有以先發制

人為說者有以量時度力為言者彼是此非莫能相一而

今同

卷七

九

臣顧以為喜者。蓋同異紛紜之中。實至當之論。所由出。故也。然朝廷之上。初未嘗以同異為好惡。而縉紳之列。乃或勢之必然者以同異為愛憎。臣則憂之。元祐中。凜凜向治矣。惟羣賢自為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紹聖之禍。今雖未至於斯。可不預防其漸。此臣所以謂羣臣不可無相濟之和也。國無一定之是。吏有百般之見。一是一非。朝和夕戰。敵既臨境。廟議未決。此乃宋家之病也。故當時虜人語曰。待宋人議定。兵已渡河矣。為時君子者。心腸焦急。其為何如。此疏所陳。真是頂門一針。

弘簡錄曰。西山立朝。不滿十年。奏疏有數十萬言。皆切

要時務。予未閱全集。特舉其一斑耳。

辛子才論君子小人聚散之勢劄子

趙宗上下三百餘年。以君子小人之軋擊相為終始。始於丁謂。終於賈似道。其間君子固異代所希。小人亦異代所不睹。故其聚散亦極大矣。淳祐十一年。謝方叔吳潛以特旨陞二揆。蓋十次聚散也。

子才適當輪對上此劄子。

伏惟國家太祖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為第一事。雖棧樸之能官。久卷阿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真宗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太極。政事之太和也。仁宗第一聚散天聖以來。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

於景祐百官之一圖。又散於慶曆聖德之一詩。又散於王

拱辰打盡之一網。是天聖以來之人才。散於忠邪之相激。

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第二聚散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

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先朝之大臣最先散。

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

是熙寧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

哲宗第三聚散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

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之

初議。滔天於策題之分辨。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

堂之榜黨碑之鐫。躡躡忠賢。曾草菅之不若。是元祐之人

范仲淹所上

石介所作

哲宗

第三聚散

李清臣所發意點元祐

呂大防

才散於別白之太過。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第四聚
起散范純仁相韓忠彥。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為
喜。而曾布溫益志在朋奸。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
洵武。所進義取詩愛莫助之語。愛助圖而左軾。轍右京。下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
崔鷗等。符上書人。一皆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
靖非靖。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第五聚。散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
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
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或
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落於魑魅之區。累赦不移。或
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

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寧宗。第六聚。散慶元初。趙汝愚相。凡一
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奸儉小人。相與反目。而
感怨恨之餘。亟引京。鐘。李。沐等。非類。布居臺評。於是汝愚引用之人。以
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退。而舉幡六士。屏竄相黨之禁。
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於嫉。專門而禁
道學。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國朝之人才。大抵
屢散有散之大者。散之小者。有散之緩者。散之速者。有散
之遽者。散之極者。始而君子攻小人。其變也。君子攻君子。
之。以。如。辛。齊。疾。陸。游。於。韓。侂。胄。甚至於君子而力引於小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
蔡。京。於。安。石。曾。布。之。類。人攻小人。甚至於小人而陽附於君子。推移不一。憤起相

尋然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閱汗青而慨嘆。撫
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可不先幾微而
逆致其防哉。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
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紀二聚散也。丁未更化
三聚散也。今日一相並建公道。復明加璧。招旌翕若。少聚
矣。然方剛忠鯁者。寔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
耿介者。多鬱沉繩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為未聚也。
來者不合而旋去。居者靡固而易搖。落如晨星。索如墜葉。
則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
子不為富貴所欺。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

時事

第七至第九

淳祐四年

淳祐七年

年相游侶

謝方叔吳潛

第十聚黃東發紀要逆編

謝方叔吳潛董槐程元鳳皆無救其弊則子才只借

以為開喻耳

市籍之幾。必先幾而去矣。然不知其初費幾名節也。君子
不為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剗胎毀卵。鳳凰不
來之意。必以兆而行矣。然不知其費幾綸詔也。此聚之所
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之鋒。雖有大
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
利害也。君子敢為以摧小人之銳。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
身之死生也。雖有大讒毀。不暇顧其身之舍否也。此聚之
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薦。
其散也。常以黨人媚疾之深。其聚也。常以至誠樂與之實。
其散也。常以疑忌不容之過。其聚也。常以氣類汲引之公。

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別。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也。以厭薄之形。其聚也。以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摧抑之遽。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讐醜正。其聚也。以戶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散也。以流品彀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散之機。常決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羣凶闕觀。時或小曹。羽疊至。散之幾也。徒中倒戈。自相擊觸。一彼一此。散之幾也。論事如爭。意向小異。釁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曝邪。鼓虛成實。撼搖其居。設局張筭。柔聲宛舌。射影中傷。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

相賢聖。自取議譏。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動忿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舟共濟。實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潛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其為禍實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外。搖毒合蠱。其姦足以惑主。聽其辯。足以煽搖人心。其機權智術。足以怵中立之人。其錢財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有膠違。即萌睥睨之心。搢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姍笑之口。天時不順。則幸災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抵巇。苟得一隙。即伺隙以肆其奸。苟得一

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某賢必當逐去。明日謂某奸
且將召用。訛撼靡已。朋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
之。變。態。人。情。險。詭。至。此。鬼。神。亦。窺。不。得。為。君。不。易。亦。
翼之恩。進則不能。旅於君子。退則耻為伍於小人。於是立
為。此。耳。為狡獪閃鑠之論。以洗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有為
若是者。如言八關五鬼之類耳。其操心用意。雖鬼神莫窺
其際。使此說得行。則為毒也。忿戾而不可解。亦有小人之
靡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
於是立為誕荒卑諂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玩意
則難量。若是者。亦猶三變兩來之類耳。其處心積慮。雖公
輸莫諭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為害也。陰沉而不可藥。邪氣

日盛。元氣日微。此聚之所以不可常也。其勢必至於散。彼
豈不知聚而為解散。而為屯聚。而為泰散。而為否。然不能
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
聚散之態。極力鋪叙。點綴如觀火。如列眉。雖說一代情
形。而古往今來。反覆險機。究竟出此局面。不得君子攻
君子一段。尤為剝骨。○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
伐。而後人伐之。宋家夷虜之禍。不是偶然矣。故錄此二
劄子。以表源委。

牟子才論君子小人參用之害劄子

原錄法仁祖用人
才劄子今改竄焉

子才侍經筵講易上此劄子

夫陽屬君子陰屬小人固不可相無亦不可相亂固不可相亂尤不可相暴泰之為卦內健而外順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深致內外之辨使之介限一明不相般亂君子得其位可進以有為小人得其欲雖退而無欲故聖人名之以泰泰之為言安也言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乃所以為安也自古惟堯舜之時足以當之三代而下治亂靡常然不過由此二道用君子則去小人未聞君子小人而參用者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亦未

聞君子小人參用而可以久安而無亂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而欲久安而無亂者必自辨君子小人始不明君子小人之辨而泯其異同混其賢否而曰吾將以是為安也直幸而已矣非聖人所為致泰之道也臣仰嘗讀國朝元祐之事而竊有感焉夫元祐者用君子而退小人也元祐之所以為紹聖則君子小人並用故也方元祐之四五年當時言者已凜然以邪正之不辨為憂朱光庭則謂用人之際當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加明察使正臣日進而邪臣永退范祖禹則謂儉人在前則害政事在下則害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殘敗善類不當使之在位為他日患蘇

輒則謂君子小人勢如水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
勝君子必敗不可惑於浮議引與共事王巖叟則小人無
能斯不足畏小人而材然後可畏當明辨力盡毋使小人
得以雜其間其言皆深切著明反覆詳盡而於泰之一卦
莫不援以為據蓋以為保泰之道在乎此而墮泰之道亦
在乎此是豈私憂過計哉使當時盡用其言絕禍萌敦治
本雖百年元祐可也奈何調停之說雖賢如呂大防范純
仁劉摯亦且惑之楊畏鄧伯溫李清臣皆小人之雄而引
之腹心俾得乘間抵巇陰唱邪說紹述之論起而君子不
能以一日安其後黨錮禍成雖大防純仁摯亦皆不免報

復之禍則調停之論蓋亦踈矣遂使國家當其禍敗至於
宣靖之事不可勝悔而光庭祖禹輒岩叟之流獨受知言
之名可不為痛哭流涕者哉陛下臨政願治垂三十年宜
可以為元祐矣而乃岌岌乎紹聖且宣靖宜以為泰矣而
駸駸乎為姤為遯陛下亦嘗思其故乎陛下未嘗不用君
子而不純昔則天下幸甚亦是也於用君子未嘗不去小人而不盡於去小人故
其勢不免參而用之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參而用之則
是正邪相軋而使之日鬪于下豈有安靖之理哉陛下試
觀三十年間君子小人幾進幾退幾債幾起幾勝幾負相
尋至今未有止極者皆以此也陛下見其如此不勝其故

以為是紛紜華競者皆君子之過也。而小人又擠而陷之。以為必去其類而後可靖國。則益誤矣。故始於君子小人並用。而卒至於君子日空。小人日盛。監面種類。譬如糞函牛之鼎。具八珍。有勺糞。則衆珍皆廢。故一小人足以毒衆君子。况於參用乎。文丞相曰。其初起於時君一念之不忍。甚為透切。

獻替錄卷七

